



社會小說

十集

繪圖

最近女界現形記

南浦蕙珠女士著

上海新小說社印行

女界現形記十集

編輯者 南浦慧民女士

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

目次

第一回

深藏密室名妓奇謀

謔說語談衛生妙法

第二回

余雙人客中遇友

曾梨白席上忘情

第三回

拾墜歡難爲小婢

驚奇遇喜煞美娘

第四回

福天星千子燕支巷

曾梨白假道玉泉山

女界現形記十集

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

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

第一回

深藏密室名妓奇謀 謔語諧談衛生妙法

案王又愚王太守。編着沒些子影響的話兒。哄他的妻妾。自以爲得意。胡鬧一陣。吃太太看不過。忒輕狂了。逼着王太守去。料理欒軍機的一件公事。王太守便換了一套體面衣服。大搖大擺的。搖擺出了公館。肚子裡尋思道。他究竟浸在那裡呢。（浸字妙）我和他從來沒甚交情。第一遭和他相見。想了一想。道。辦事情呢。須得個推本求源。於是夫方得有個水落石出。既是張乙官的介紹。自該去找張乙官呢。只怕張乙官終有點數兒哩。於是決計找張乙官去。走了不多路。忽又回過念來。道。記得那一天。欒軍機叫的林寶芝的局。瞧光景。情分兒狠不淺呢。而且這寶芝著名的狐狸精。最會迷惑人。周觀

察。竟。吃。他。迷。的。眼。都。花。了。還。撞。命。的。捧。着。他。鬧。我。竟。假。意。着。找。周。觀。察。去。探。個。苗。頭。或。者。浸。在。那。裡。也。未。可。知。假。如。真。的。倒。一。舉。而。兩。得。的。事。何。也。呢。一。來。公。事。也。料。理。完。結。二。來。周。觀。察。面。前。討。個。好。兒。只。說。觀。察。別。把。寶。芝。心。肝。似。的。他。還。養。着。漢。子。呢。自。言。自。語。道。這。個。算。計。狠。是。的。了。周。觀。察。老。的。這。麼。樣。了。什。麼。都。幹。不。來。還。能。穀。得。上。討。小。淫。婦。兒。的。一。點。子。歡。心。嗎。自。然。這。小。淫。婦。兒。要。養。個。精。壯。漢。子。哩。於。是。夫。主。意。又。決。了。一。脚。奔。到。閭。門。外。綠。雲。坊。東。盡。頭。第。一。家。林。寶。芝。家。裡。只。見。靜。悄。悄。的。堂。屋。裏。一。個。兒。沒。人。王。太。守。狠。是。詫。異。道。奇。了。寶。芝。的。房。就。在。西。次。間。也。静。悄。悄。的。只。認。是。寶。芝。出。去。了。就。是。出。去。了。也。該。留。個。人。在。家。裏。呢。且。別。管。他。就。慢。慢。的。踱。進。房。去。四。顧。一。瞧。也。沒。有。人。只。聽。得。喳。吱。喳。吱。似。乎。有。人。說。話。的。樣。兒。那。聲。浪。仿。佛。若。有。若。無。之。間。（奇）王。太。守。便。詫。異。起。來。嚷。道。有。人。嗎。只。聽。得。床。背。後。有。人。答。應。出。

來道。誰呀。王太守聽這聲浪。却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大姐。喚做阿玉的。便道。阿玉是我呀。你在那裏做什麼呢。阿玉道。阿約是你嗎。周大人和娘虎邱去哩。說着。從床背後走出來。紅着臉。氣喘喘的。只顧拿水也似的一對眼兒。瞟（令我魂消）王太守。瞧透了九分九厘。九毫。因笑道。好快樂哇。阿玉道。別瞎說。只爲他們都玩去了。丟着我一個兒。悄悄地的好沒意思。因此小榻上睡一覺。沒由來。睡熟了。正在夢頭裡的。說些什麼。吃你嚷起來了。只怕喳喳的聲息。吃你聽到了。王太守拍手大笑道。罷呀。罷呀。快別說了。你越說我越明白了。這個當兒。只覺眼梢上一影。彷彿一個人。一溜烟溜出後邊去了。阿玉覺着背後簇的一聲。知是私貨兒出當了。哩。便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瞟着王太守道。阿約。你的說話。好不明白。不信背後去瞧瞧。也使得。王太守道。遲了一點兒。阿玉滾在王太守懷裡。撒嬌道。你這麼說。我不答應的。你和我。

周大人一答兒來。誰肯和你親熱。只有我當你自己人。一般兒看待。你不該這麼着疑我呀。好好我白白的一場好意兒。要你一個金箍子。不知多早晚了。還沒給我王太守吃阿玉這麼着一來。那身子竟鎔化了。原來王太守和周大人最是知己。天天在一答地玩的。所以王太守差不多也天天到這裡的。歡喜這阿玉。年紀兒雖只得十四歲。那一段騷形怪狀。竟畫也畫不出來。阿玉瞧着王太守是個玩家。有心巴結。私底下鬼鬼崇崇。也不是一遭兒。只是沒個當兒了。這心願雖然沒有了。這心願王太守要討阿玉的歡心。差不多暗暗的貼了百來兩銀子的東西。若說金箍兒已給過兩個哩。這會子一點破綻。落在王太守眼裡。前途的影響。大有關係。阿玉就決計用狐媚手段洗刷他的疑影。一般少年聽者。十四歲的女孩子已這麼利害了。足見得風氣之先。便裝着異乎尋常的一段情態。附着王太守的耳悄悄的。道。

不是我小孩子家。不識羞。這當兒。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王太守酥了半截。白洋洋了眼。（惡形醜態如何摹的象）道。別害我買丸藥吃。阿玉陡然變色道。（好做作。一般少年注意。注意還要上當嗎）好好罷也。罷也。說着流出淚來。只把手指着心。（一般少年注意。注意讀了這一篇。還要上當也。叫做害的沒法子。點化你們了）這個當兒。王太守渾身都酥了。只有一點點的去處。匪但不酥。反而彷彿死人似的。挺着（奇談）沒口子的分說道。誰在這裏說買丸藥吃。放屁放屁。（發噱）於是打諢着。床後去。不知道幹的什麼營生。直是好一回。又是好的一回。兒從床背後簌的一聲。一溜烟直溜出大門來。已是張燈時分。低着頭。一脚奔進城去。想道。這麼說來。一定在春鶯那裏了。（消息從何處得來。蓋在床背後。阿玉口中。也筆法之妙至矣。極矣。）一時進了閨關。又覺小肚子下。微微的酸痛（該死）須臾。不覺又加了。

一層酸痛。及至已到斗兒灣。覺着又是一陣痠痛。比頭裏更凶些。王太守便暗暗地叫聲。阿約。不多幾步。已到春鶯那裡。那痠痛又止了。（難道作者也曾親嘗試之歟。不然何知之翔且悉也。）及至走到堂屋裡。那燒湯的高聲。嚷着王大人來。王大人來。春鶯急忙的迎出來道。王大人。這裏請坐罷。王太守道。你快別這樣。前兩次來。終說房裏有個遠來的客。占住了。三四天就要動身的。我也不疑心。問問你。欒大人來也沒來。你直是怨我多事。倒說在席面上。顧全我的臉。只得轉個局。我也信以爲真。然而我雖是個窮官兒。（客氣）不配這裏走動。其實也沒虧負你。處欒大人到底在這裡。浸着哇。春鶯接過來道。王大人沒有的話。何苦來酸呢。王太守道。春鶯。不是這等說。我却承你的情。不冷落我。差不多兩年的交情了。誰見來和人家吃過半回兒醋。并且欒大人原我給你們介紹的。若說要吃醋呢。又何苦介紹哇。但不過事

情兒鬧翻了。我的功名爲了樂大人革掉了的。你快給我請樂大人出來。商酌商酌。再耽擱一两天。只怕樂大人性命難保。王太守想這麼的說法。終可以唬的出來哩。而且說的狠是高高的聲浪。讓樂軍機聽到了。不由的不跑出來見我。豈知幸而王太守這幾句話兒。逼着樂軍機取了一個斗大功名。你道樂軍機真的在房裡嗎。房裏却原有個沒要緊的客坐着。並不是樂軍機。倘若昨兒這時分來找。却找到的了。既是吃王太守找着。只怕於今還是個樂師爺。那裡是個樂軍機。哇。這麼說來。樂軍機却沒浸在春鶯那裏了。然而不在春鶯那裡。還有在那裏呢。却原來春鶯的識見精細。料理周密。王太守的誑話。春鶯却老早防着。只怕真的。有這亂子。所以租了一間小小的密室。離着院子有半里遠。把樂軍機藏着。樂軍機知道春鶯手裏積有萬餘金。一對兒了什麼事。做不來。就是坐吃也儘穀一輩子的受用。於是商量着。離

開這裡。回老家去快樂。春鶯道。使不得。據你說。還虧空着好多的錢。這是皇上家的錢。可以虧短一個的嗎。藩台大人。雖則知交。決不致於鬧出砍頭的事來。然而也不得不防。假如有一點風吹草動。你就寫一封信。拿銀子寄還了他。再做道理。又子細瞧欒軍機的氣色道。到底有吉無凶。并且驛馬宮發動。印堂發皇。却有得功名的兆頭。欒軍機道。功名我久不想了。老實說兩科不下場了。春鶯道。今年開考麼。欒軍機道。今年可不是己酉年嗎。又是新皇帝登極。恩科正科。併做一回兒考呢。春鶯道。如此好了。橫豎還有兩個月纔考呢。於是急急尋了這密室。買了許多大題十萬選哩。五萬選哩。策學大成哩。策府統宗哩。堆了一台子。舒齊熨貼。昨兒半夜後送欒軍機到密室去。日間用功溫習。晚夕一對兒快樂。訂定章程。每晚兩句鐘後。春鶯自去就他。不許越這密室一步。所以王太守說了這一篇大吃唬的話。春鶯一點兒不驚。

慌所謂凡事豫則立。事前定則不貽。一點兒不差的。春鶯便一把拖了王太守。你自己去張罷。房裏坐着的。是不是這姓爨的。隨便那裡。你自己去搜。省得我說的。你不信。王太守果然門縫裡張了張。原是個白鬍子老者。（絕倒）這個當兒。王太守又覺着小肚子底下抽的一痛。彷彿針兒刺了一刺。似的。却沒癢了。王太守不由的縐眉捧腹。（真堪捧腹）春鶯翻臉道。做什麼。裝這鬼臉。請你細細的搜了。這姓爨的。來搜的。出來。我自然沒的說。搜不出來。時我和你答話。這白鬍子是姓爨的。假裝着的呀。你去瞧瞧明白呢。別吃了當水去。王太守又覺一抽一刺的痛。便道。不在這裏完了。我去也。春鶯提起紛紛的臂兒。葱樣的指兒。把王太守的縷兒。一把扯着道。慢着。別走。（可畏。少年少年。看看情在那裡）你自己和姓爨的。嫖着。賭着。沒錢使了。合夥兒。和姓爨的。偷藩庫銀子。事兒穿綳了。都是殺頭的罪名。你在這裏走動。

又不曾成千整百的銀子在我面上使。即是使了我們家原是使錢的所在。又不是白使你的錢。究竟拚着老子娘養的清清白白的身子。吃着千苦萬苦的給你這囊刀子快樂我的確有錢着實積的不少了。整萬銀子也拿的出來。你設計兒還是要詐我的錢。還是要坑我的命。你是個尊貴的大人。我是個淫賤的婊子。你要怎樣請你就怎樣。何苦設這巧計兒。把殺頭的罪犯哄到我這裏來。幸而我有眼力不受你這囊刀子毒計。假如這回子搜了姓樂的出來。豈不是我是窩家了。貪圖性命買靜求安。不怕我不拿整萬的銀子來花。你們就得彌補這虧空。保這腦袋好哇好哇。計兒真好哩。我若不念前情時。老人的耳脖子請你做點心。可畏可畏。王太守吃春鶯這一頓子。哭罵唬的昏了。那小肚子底下一陣一陣痛。接二連三的來了。可憐可憐。嗚呼淫毒何其速而害之深也。一斷句生龍活虎之筆。可憐王太守沒口。

子的分說道。沒有的話。我却沒會計巧兒哄你呀。不在這裏就是了。你別着惱。我肚子裡好不舒服。痛的狠。請姑娘放手。我要回去呢。春鶯鼻子裏哼了兩三哼道。這麼容易。院子裡進出自然容易的。王太守一疊連聲的道。不。不。我原知道說錯了。不是這麼着容易的。可憐我小肚子底下着實痛的。要不得。且待我回去了。明兒再來領罪。陪不是就是了。說着小肚子底下接二連三抽起來的痛。不由大叫起來。站不住了。踣在地下。春鶯一把綆子。還是不肯放。（讀之令人膽寒紅粉嬌娃一霎間變爲夜叉惡相寄語花叢巨子色界名公深長思之）那白鬚老者頭裏却不留意。只道是沒要緊的口舌罷哩。及至這時分開的凶了。隱在們縫裡。只見王太守面無人色。踣在地下。也莫明其故。就走出房來。仔細一瞧。好生面善。陡的想上心來。道。閣下莫非王又愚王太守嗎。王太守睜睜的瞧了瞧。這白鬚子却不認得。便道。我

翁是誰。怎地認得兄弟。白鬍子的老翁笑道。堂堂太守公。商人怎敢不銘鑄肺腑。前兒在鈔關上。商人的一船繡緞。承蒙見愛。剪了一半去。商人的繡貨剪斷了。還可以發賣嗎。因此索性奉敬了。不覺三年多了。春鶯聽了。問道。金老爺。這是什麼緣故。那白鬍子老翁。姓金。叫做品三。取惟金三品之義。原是經營蘇杭綢緞。顧繡的商家。狠有資本。爲人却端方正直。作事一點兒不苟。且他販運這綢緞。顧繡。到長江各埠。必由鈔關納稅。單是稅金。一年之間。少說些也有四五萬金。可想他資本雄厚。生涯闊大哩。那些鈔關委員。都找他商量。假如有一百匹緞子。只叫他納七十疋的稅項。給他寫五十疋的稅票。放着別的商家。豈不原意。端的問所願也不敢請耳。唯有這金品三。金老爺不肯吃他說道。這是皇上家正供。豈可舞弊。老父台身受朝廷恩典。不可如此。這事兒。雖沒甚要緊。其實是欺君誤國。商人不敢擔這罪過。那些委員們。

倒吃他教訓一場。雖是恨他，其實也沒奈何。別說委員恨他，就是一般司巡沒有一點子肥水。個個怨恨他的要不得。所以古怪的刁難他。金老翁沒一點兒營私舞弊。自然理直氣壯。怕什麼？那一年王太守得了鈔關的委員。仔細盤算。只消和金老翁商量通了一年。却有好幾千銀子富餘。只怕上萬。也是意中事。因此再三的和他商酌。金老翁如何依得？吃王太守纏不過了。便說：「稟請撫憲的示下罷。」撫憲肯時，我也就肯。王太守不提防碰了巴斗太一個頂珠。也就沒法。當時王太守請他的舅老爺當收支。却是個惡精。預先買了兩疋花緞。交給下河司事。（查貨司事）待到金老翁販運貨物前來報稅查貨之際。乘人不備。混在他貨物裡面。豈不是多了兩疋出來了？狠狠的罰他一罰。一日果然這計使出來了。稟知王太守。王太守這一喜喜的什麼似的。則見一船貨物都是五彩緞疋。綾羅異錦。彩繡幃帳等類。那一件不是精

致不過的。則怕至少也得五六萬銀子。王太守便板着臉。冷笑道：「既板臉又冷笑。厥形好看。」我知道你是狠明白的人。怎地也做出來了。金老翁自己也找不到。怎地數目不符起來。點了又點。數了又數。終竟多出兩疋來。深爲納罕。又仔細逐疋逐疋的查對起來。檢出兩疋花緞。笑道：「這兩疋是多的。」老父台意思怎樣。商人聽命。王太守道：「照例一半充公。」金老翁笑道：「儘可以一半充公。雖然官商名分懸殊。勢力不敵。話兒要說明白的。這兩疋花緞是南京的出產。商人這貨物。原是運往南京去的。揆情度理。豈有把南京的貨物運了來。重複運過去。雖至愚的商人。只怕沒有這麼的盤算。橫豎這一船的貨物。資本也不過四萬餘金。據父台看來。光景很是鄭重哩。在商人的意思。也不一點兒的東西。拼着辛苦一點兒。計較一點兒。那裏不掬摸幾萬銀子出來。何苦來認真呢。假如認真一點兒。撫憲那裏去。原原本本的稟上去。」

倒可免罰呢。商人的資本果然保了。父台只怕乏味了。這多是閒話。說他做甚。只是有句話兒告稟父台。竊可在商人身上使點巧計兒。那經紀的商人吃的起這麼大的風浪嗎。自尋短見。意中的事。父台也不犯喪這陰德（言之痛也）。王太守瞧金品三良善本分。不但不自慚愧。更且刁惡起來。（嗚呼良善本分不可爲矣）說一半充公沒的說了。叫一衆人拿貨物打開。各剪一半。金老翁道。各分一半就是了。何必剪呢。完全的豈不便宜。王太守不依道。一個將軍。一個令。別多開口。惹沒臉呢。（可惡 令人髮指）我又不是販賣這營生的。要完全做什麼。金老翁冷笑一聲道。可別勞動哩。還有那一半商人孝敬了父台罷。金老翁說罷。春鶯大怒。（怒得是 春鶯這一怒一罵一脚踢雖然凶悍。不覺可惱。反覺其義氣。先前我頗不然。其人於今狼然其人了）罵道。原來這麼刁惡的癡刀子。抽起一脚踢中王太守的鼻子。（